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義古象通 總論

卷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義古象通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義古象通八卷明魏濬撰濬字蒼水松溪人萬歷甲辰進士累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是書前有明象總論八篇一曰原古象二曰理傳象三曰八卦正象四曰六爻位五曰卦爻畫六曰卦變七曰互體八

曰反對動爻大吉謂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魏晉唐諸人所論象義取其近正者故名古象通而冠以易義言即象以通義也朱彝尊經義考失載易義二字之名而改曰周易古象通則與濬名書之意不合矣其中徵引多為精審閒折衷以己說亦能獨抒所見研析頗深非勦襲雷同者比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易義古象通

總論

明　魏濬　撰

明象一 原古象

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子夏說理而商瞿談象其流至於焦貢京房分布以配歲運別立一局不用文周所繫揚雄以後為元為洞為包為

潛為皇極各師已智要皆焦氏京氏之支流餘裔也
説愈精而去象愈遠訓易者無取焉若夫按象索理
則馬融鄭康成而下以文訓詁於象閒有離合然其
因言得象因象得意未嘗有異雖不必盡祖馬鄭終
不能超馬鄭絶塵而逸故多鈎牽扳附至虞氏而支
離轉甚矣王弼者起遂欲一切掃之乃有邢和叔者
併欲忘卦而棄畫然觀弼之言曰義苟應健何必乾
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所云應健合順豈

非象乎程子亦云理無形也假象以顯義程子雖不
言象而曰假象顯義則義不本象亦必非程子之所
謂義矣朱子疑程子之說未盡而謂易之取象必有
自來其說必具於太卜之官今不可考姑據辭中之
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垂訓戒而明吉凶不必深
求象之所自然則程朱之象直繫中所取之象而已
文周之意必不止此即如朱義所云卦德卦體卦變
非象耶常論羲畫之初由奇偶二畫而二之三之又

倍而六之其象具在何用他求何用深求若云有隱義載於太卜之官則必如京房卦氣之類出於畫之外者而後可所以開後世深求之端者愈多矣後儒貶駁漢魏晉唐諸君子以為離跂牽强然要言微義往往襲用其說予故取其近於正者存之以明其於易實有發明俾學者知其所自盖雖駁雜不純而金鏡既亡珠囊再啓窮年矻矻尤不敢以專門稱今人既有師說相承新義不難日長終不能出其餘緒未

入其室便爾操戈使之久而没没亦可歎也

明象二 理傳象

朱子云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蓋自圖學言之象之不一如此故熊朋來曰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竊謂文王以前如連山歸藏之易既不可考則易之辭實自文始周公繼之至孔子始發其義又一千五百餘年邵子之四圖出有先天後天之别易

象始大明於世然則執一師之智以求易固不可以得易矣易理無所不有要以傳於象者為真得其意則横説豎説無所不可故自程朱不必盡合語及於象固不可得而合也愚謂八卦之象何居三畫是也六十四卦之象何居六畫是也文周亦止從三畫六畫上想像其形有肖而擬形容以象物宜者之繇辭使顓愚之民人人得而通曉不必問之太卜之官耳聖人以為以理喻民不如以象喻民使謀及卜筮者

隨占而得從善去逆之路此聖人之深心也如人之有精神面目精神相若面目自分故目之視必不可以為耳之聽而此人之耳目視聽必不可以為彼人之耳目視聽使不必象則潛龍可以見躍飛龍可以黃裳不但於象遠於理亦遠矣孔子韋三絶擿七折觀象玩辭之餘傳乾二而及於學聚問辨傳咸四而及於歲時代謝則妙義無窮反覆言之不盡以至於此初非文周本意所謂孔子有孔子之易此類是也

馬端臨云程子因豹變而發自暴自棄之論因得與而發匪風下泉之論理雖精而於本文之㫖實遠此確論也

明象三八卦正象

八卦之象父母男女為正以其生出之序本如此也又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在先天方位圖内者止以陰陽性情而取是皆謂之正象若遠取物而為馬為牛之類近取身而為首為腹之類實以八正象推之

猶以為未盡也又廣之而乾有為圜為玉坤有為布為釜震巽有為玄黄繩直之類然終不可得而盡也人心之靈因此得彼觸類可通無所局量聖人亦非必以此局之第約畧使之自廣耳若夫牧羊而夢車蓋揣籥而謂日則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九家易又復有為衣為言為帛為鵠之類願其所推廣未及而著於卦爻繇辭之内有可舉者如十之必坤以圖數取國邑必坤以地象取行師必坤以衆義取入如震

爲長男則通而爲師五之師師蒙二之克家坎中男則通而爲師五之弟子坎又爲水則通爲四之樽酒又通爲屯上之泣血需四之需血艮爲少男則通爲蒙五之童蒙漸初之小子巽雞通爲恒四之无禽離雉通爲明夷初之于飛離又居南方通爲明夷之南狩又爲目通爲五之出涕兑口通爲咸上之輔頰舌又爲澤通爲萃上之涕洟困二之酒食又西方主刑通爲隨上之西山升四之岐山困五之劓刖又凡三

男三女全者槼言家䷤三男之克家豊三女之蔀其家如此之例以類求之不可勝數悟者隨其所占之事通之得其象斯得其理矣

明象四 六爻位

大傳稱易有天道人道地道至說卦復發兼兩之義故六爻取象大抵因其位之上下乾三爻言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四之躍則曰中不在人以此推之則井之泥需之沙旡妄之菑畬觧之獲三品皆地位

无妄之一得一災損之損一得一比之比匪皆人位大有之上祐大畜之天衢明夷之初登中孚之翰音皆天位以故六位之間近取之若首足股腓遠取之若丘陵門户無不各有所肖即本卦偶取一象上下前後揆之無弗合者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愚推而求之如泰否初之茹大過初之藉乾三之不終日離三之日昃同人解三之墉臨艮復五上之敦泰上之城剝上之廬旅上之巢皆非卒然為湊合之語至

於三四之間則泰之平陂往復巽之頻恒之不恒觀之進退皆三乾之躍兌之介皆四取義至精按象沉思自契其妙而辭之盡言其理靡不繇此中出蓋天地生物首頂居上股趾居下丘陵為高沙谷為甲根茹下入果實上結象不可易理亦因之聖人作易以摹化工萬物末聞其以初為頂以上為尾者繇此觀之比類象物妙義斯存若摶空談理而不細求象之所寄聖人之旨晦矣

明象五 卦爻畫

蒼頡觀鳥跡而作書以象事物之形此文字之始也

蓋其去古結繩已遠變而畫象羲皇之世象已漸繁

乃於衆畫之中特取奇偶二畫有象陰陽而交錯重

累可以無所不肖成列因重繇玆而起於時尚不過

口相傳語自文契興六十四卦之名遂有字可紀矣

然亦即字六十四卦之形而已從此擬議漸繁師承

亦異如連山歸藏之類各有所主即偽三墳猶能稱

易之緒以文其說則自三五之世易義業已紛紛矣然要不能離象象者何畫是也夫子說卦所廣因畫居多如坤之文之衆震之大塗巽之廣顙坎之美脊亟心離之甲冑介蟲之屬艮之徑路門闕兌之口舌剛鹵之類皆繇三畫分布元有此形以此推之羲皇命卦初意可以槩得其旨六十四卦中如觀如噬嗑如頤如鼎其最顯者文周繫辭因而通之卦爻之下後世以文義爭長畧而不推其故象教之衰實繇於

此愚細味繇辭得其象之有取於畫者畧為詮釋亦以稍廣前儒之所未竟非臆創也畧舉其則如左

卦畫象　觀　噬嗑　頤　鼎

爻畫象

比五三驅失前禽四以下皆拆無阻

履二坦道一奇在下體中

同人初於門初奇前二偶拆隨初出門同

豫四盍簪一奇貫五偶中

噬嗑校初上俱一奇横亘一偶乘象屨一偶承象荷

大過棟四奇在中

剝牀一奇據五偶上

解二黄矢一奇貫二偶中

巽二牀一奇據初偶上渙二奔机同

升三虛邑前三偶拆

漸五不孕離中虛

小過中孚鳥奇在外飛奇在中伏

同體象

觀艮體門闕

頤離體龜損益同

大壯兌體文多象羊

睽體噬嗑

泰中爻歸妹同體

明象六卦變

王文考謂卦變之說起於邵氏不知漢魏間崔憬虞翻

侯果蜀才諸人已標此義朱子采焉至為圖以明之愚初亦疑其支居嘗反覆剛柔上下之旨竟不可得遍參諸義卒未有能勝之者今其圖具在可覆按也如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漢儒以為自泰變朱子以為自損與既濟變其說小異然要本自泰來歷賁而至既濟至噬嗑變既無定義亦交通總之三陰三陽升降換易彼變之此此變之彼不可以一變執也又如噬嗑漢儒以為自否朱子以為自益倘執朱子之說則此一卦具有三變

而義不兼收者㫖故葢漢儒直從諸卦徑變而朱義以相比為變必從漸次而往此其異也愚竊意聖人作易因畫之陰陽得變轉轉相生故以三畫自相重而八卦共成六十四以六畫自相易而一卦可成六十四非聖人意為之六畫具而勢不得窮如是而後可以盡變互而參之厥旨更備予嘗總彖之具有變義凡十九卦三陰三陽之卦十二陰四陽之卦五二陽四陰之卦四而卦之一陰一陽者不與焉葢陰陽各有其偶而後上下

往來之象著若本無所偶而孤陰孤陽上下其間變亦隱而不可見矣大傳云參互以變陰陽自偶之謂伍以彼閒此之謂參伍可使參參復還伍爻爻可易卦卦可變所謂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此也以故卦中上下之爻文周往往因之以義如比三本二應五則曰食舊德損三與上一往一來則曰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益四自初來則曰依遷國旅五本乾陰來居之失去一陽則曰一矢亡爰舉數則餘可類推乃知消息盈虛互換

遁易屢遷而不可為典要易道本如此也漢儒牽合處不少如高墉射隼之類輔嗣駁之自中膏肓第摘要舉元去其支離取其符合可採之義甚衆若云一無所取亦過正之災也

明象七 互體

卦之互體亦起崔侯諸人輔嗣極非之朱子亦以為妄愚謂二公執理棄象故有此駁竊意羲畫之始一奇一偶倍之而分太少三之而分八卦八卦未已又重之以六不如是不足以盡陰陽之變惟其如是而

變葢不可窮矣易象總取之畫卦中既有此畫則交互成文亦體中自然之象不於此取義豈非象旨之闕夫指馬之一體而不得馬若六畫之間已居其四則不必駁駮其首掀舉其尾而莫不知其為馬者試玩次第横圖三六之間更有四畫五畫夫八卦徑可因重何用由四由五而至於六則二三四五明具兩象不可棄而不談明矣大傳云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洪容齋曾述其義如師五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蓋

自二至五震也歸妹以震配兌而泰五亦曰歸妹五亦下配九二五至三亦震四至二亦兌也又涉川必坎水合巽木而蠱下體巽中爻坎益兩體震巽皆木中爻亦坎故兩卦俱稱涉川蒙中爻坤震坤婦震長子故納婦子克家畧舉數則義可類見又言禽必坎言魚必巽言羊必兌如有魚无魚有禽無禽之類推而求之各有其旨予故采而訓於本繇之下間以臆附以明中爻之象文周本有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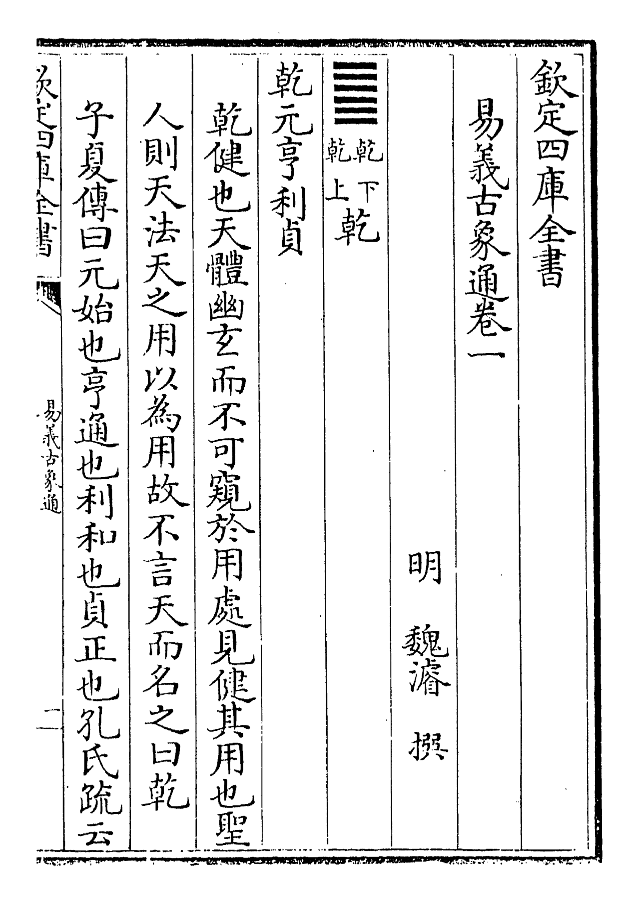
明象八　反對　動爻

反對之卦有二有正反有倒反正反者陰陽相反如大過頤之類倒反者全體顛倒如師比之類其說寓於雜卦正反之卦八倒反之卦五十六合之止得二十八卦共三十六卦邵子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是也正反虞翻又謂之旁通近來氏以錯綜二字訓之大傳云錯綜其數此似不謂之數然猶於理未悖但爻內求之不得至於錯而復綜綜而復錯以求象

之必合則去本爻之義益遠矣又有就本爻求之不得遂以為變之某卦者如乾初則變為巽兌初則變為坎之類其說亦起漢魏諸人大非作易本旨凡變以筮得者有一二爻變有三四五爻變亦有全卦俱變占法或本或之或變或不變用之各有所主聖人因本卦本爻立義以待占者求其所值所謂稽實待虛者也若繫辭至此即以為變舍本爻而別立一象假使布策之後此爻不變而占者值之則不可用矣

是聖人亦無定主何以決天下之疑愚謂此不可謂之變秖可謂之動如比初應四坎體為孚初動是震震有缶象蹇五動是坤坤象朋來如此之例於義尚為未遠蓋動如魚在水中波紋微興魚不離水變則雉為蜃鷹化鳩矣求蜃於雉求鳩於鷹與求卵於時夜者何異

易義古象通總論



欽定四庫全書

易義古象通卷一

明 魏濬 撰

䷀ 乾下乾上 乾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天體幽玄而不可窺於用處見健其用也聖人則天法天之用以為用故不言天而名之曰乾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孔氏疏云

言乾稟純陽之性能以陽氣生物而得元始亨通使物性和諧各有其利貞正堅固而得其終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

元亨利貞凡事物氣機自有此四截段數惟純陽至健自然做來始終完全恰好彖與文言其旨自明若云大通而宜於正即虛了元利二字少此二段即有闕漏矣且如主張發念皆從健裏生出豈不是始亨通中之驕然中於理解和適物情豈不是利以此思之

聖人之意更長四字是六十四卦權輿以後皆從此
分去或得其一二段或具體而微或與之相反隨其
象變形容取義離此四字不得標之於首自與諸卦
有別
程子說坤卦云利字不連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
貞則坤只有三德矣說見豫章語錄玩此則乾四德
之義益明
元人首也按爾雅只訓作始如君曰元后民亦曰元

元之類皆言首也因大哉乾元故訓曰大因善之長故訓曰善只是還他一始字更穩兩義自具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是天之健處健故始物而實無其始為萬始所資既已有始則一條氣串下自有生長收藏段數為此段數原已包裹在一元之内故節節生去不容止息

耳資始統天總是一義分析不得故曰乃統天

乾之始物無形雲行雨施似有形矣化機至此閱過不住品物之形自然漸漸流出不見葉葉雕之物物鑄之逝者如斯而未嘗止

終始即是貞元若云聖人明得終始便隔一層聖人空明之體與天無二四德之運亦是此中做出終終始始自於光中照映六位時成便如鏡中影子全無罣礙故能時乘六龍控御天道六龍一天也乾元以

時成統天聖人以時乘御天統天者乾元之用御天者聖人之用也

六位各自有一終始在合之不外乾元之終始如潛龍若無潛内之元亨利貞四段便不成其為潛亢龍若無亢内之元亨利貞四段便不成其為亢六位時成分之則六合之則一得其一六龍畢一者何乾元是已

六乾之位謂之六位六乾之德謂之六龍有六箇

時分即有六種聖德謂之六龍可謂之一龍亦可
聖人有乘於一位者有徧歷諸位者若是真龍則顏
子之潛伊周之亢皆可謂之時乘皆可謂之御天
前此品物流形變而愈有至此漸漸歸實而化於無
性命太和自始亨以來各各禀受具足此時乃各正
保合耳
張子曰太和之謂道此是人物受生一團真氣於此
保合收得完滿堅固來年一元始物之脈又從此接

起終而復始循轉不已萬物之資資此者也聖人之明明此者也

首即始也首出庶物是聖人獨乘一元以運變化於上至此治功成就不復有為而萬國自寧乾之生物全在春夏生長時畢力發舒顯布至秋冬只將前面的收藏向裏寂然無復潔齊相見景象聖人之首出者以此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說不得天行乾故曰天行健正見健者天之用與道家剛風之說自異若有頃刻停止頃刻便與天不相肖只為情緣欲根未能截斷時有竊發此是性體周流與天同運方能不息乾以不息為健壯以勿履為壯天授此心是陽精靈氣鍾結以天還天只在一點圓團團赤爍爍方寸地上不用他求自强不息即君子之健君子之天行若健行在天而君子以之天與君子本非一物於自何與

初九潛龍勿用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是聖人畫卦下手第一筆於此發潛義見惕躍飛亢皆從潛中變化亦皆於潛中寄體若下脚之初便有升騰氣燄一時漏泄都盡全無藏畜何以淵泉時出作霖天下爲是真龍故能潛爲是有用故能勿用陽非在下之物而能潛非至健者不能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二地位在地之上象田三人位象君子五天位象天

在田之龍已有雨膏及物道在二不得不見見田巳盡二之分矣若見飛龍亦以究其見之用非見之外復有求也

二之見龍惟舜孔足以當之舜見而飛孔子見而不飛然相魯三月幾有飛之功用德施普矣若誅卯墮都跡不嫌亢其時然也鄒國猶有遺意此後見之一脉時隱時見天下間被其文明之餘而不無時舍之歎在見之位止應以見之道處之乃欲强之而躍强

之而飛求之於見之外無潛之退而反爲亢之窮便不是時乘不是御天此眞龍之所以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居兩乾之間象乾乾在下卦之終象終日象夕天一日一周至三而日終矣至四而明日復始故曰終日曰夕旦晝之梏易知衾影之慚難釋君子之學日夕尤虔文以不遑周以待旦孔以不寢故曰夜卜

諸夢寐又曰宵有養惟危心法如此玄子之間認最

真誰能不於此時放過

反復道是模寫乾惕之意然有二義一是反復以斷

合道一是反復於道之中全無走作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陽動象躍陰位象淵

躍者暫起復止之意或躍者併躍之情未定但有其

意而已躊躇瞻顧欲躍而止進乃无咎此躍而不失

潛之意者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居初得伏之位九居五得升之位六龍惟初與五得其正位餘皆界於飛潛之間者即見龍亦未究龍之用雖云君德猶為時舍之歎

五自是大人却又以二為大人而利見之能大能小此龍之所以神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戶唐切頸也喉骨也東方蒼龍七宿其六曰亢上亢之位也蓋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之意

舉龍全體上而至於亢則盈矣故有悔亢亦聖人所乘之位此悔是必不可免者因其悔而處之有道如伊尹之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之遜於碩膚善用其悔者也三之惕四之疑皆得無咎上近於咎矣故震

無咎者存乎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用九者占易所適陽爻之通辭用其九之變也首揭於此

初龍之潛首不可見矣三惕四疑上亢而至於悔皆埋頭不露顙角惟二見五飛然亦各有利見以待風雲之會是六龍者皆無首之龍也乾是極好第一卦六爻無吉辭至此總下一吉字而曰見羣龍无首或曰萬物資始乾元何以不可為首乾元物不得則無以為始自然居物之先而貫於物之後若乾自先物

到亨利貞時又復是誰蓋元始只寓於物之中為首則跳於物之外矣所謂萬象叢中獨露身撥與不撥皆非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乾君卦也陽為通為嘉六陽全曰嘉會堅而和貞而

固貞皆是陽德

此純就人言四德元善之長謂人之元善之長是非以善長訓元也亨下同此

元字訓作始然如何是始却形容不得說到繼之者善方可得而名矣此理從無始來至是落着人身從此生去節節總是生機更無有不善者有不善是日後添設非其初也故曰善之長謂之體滿身是仁融注流貫更無痿痺不流之處故能通天下於一身覺

痛癢無不相關者

嘉是禮會即禮之體也三千三百何者不是嘉然其體却根於性無形無影之中條理自然森列曾無欠少嘉而還之以嘉適與其會之本體符發皆中節故曰合禮依性而起是嘉會還返其初是合禮

義之和處即利義是德之制利刀一時割下其合節中窾原未嘗有傷於物物亦無不安之者宰制適合其宜義所以利之也記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

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貞只還他一箇正字正則自固四端是四件四德是四段不可強同添一知字反成蛇足性中有此貞正之體故百為羣動依之而立自無偏陂搖撼為他衷無邪曲把持得定一直行去自能有始有卒不緣意氣用事

鄭氏曰木至冬華葉盡剝惟餘獨存智之藏用亦然

君子即乾行即天行之健君子之乾於行此四德處

見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是有見與飛之德而不見見與飛之用以龍德隱故邪世不能亂名譽不能動直是冥心内照潛機密用一時如此終身如此今日之潛如此即使値見値飛亦只如此樂則忘食忘憂憂則泯機絶念

實實有此勿用之意方為龍之潛非如螾蟻無用之潛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謂之龍德宜如何奇怪謂龍德正中宜如何𩮀入耳目却只是庸言庸行上加謹加信閑去其邪而已然而世之善德之博不外乎此天下之奇未有能過之

者不伐與化正寫出庸常光景泰王之事見而不飛而與飛同用者也

蘇氏易傳曰凡可以閑而去者皆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誠是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君子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雖危无咎矣

固有之謂德當為之謂業修辭立誠亦不過庸言庸行上着力言行慥慥處即是立誠立誠即是忠信

朱子曰忠信只是實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在地方會發生又曰人多是將言語做沒要緊容易說出來若實實要脩這工夫最是大

至如至善之至必至之而後為知至之燕而南其轍可謂知至乎終如終條理之終必終之而後知終半塗

而廢可謂知終乎

王塘南曰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爲幾蓋本心常生常寂不可以有無言强而名之曰幾言其無聲臭而非斷滅也愚謂幾是性之萌處向於情而未離於性道心惟微是也如水之爲波波動而水之静自如正在忠信實地上至之則到此實地而萌動皆眞故曰可與幾又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義即則也終之是從幾動處直做到底一一

恰當與性體合毋失物則之初故曰存義存義則歸根復命從前步步向進功夫至此而根深寧極無可搖奪者矣故所以居業

處上卦之下在下體之上故有居上居下二義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徳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為邪謂恐其涉於不正而有所失離羣謂務為過人

不循尋常之行此皆有心於躍者四是龍德聖人原非以此為戒而或之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經德不回非以干禄即此意閑邪存誠故非為邪庸言庸行故非離羣進脩之功即此而在

二在田矣四何以反在淵只是進脩工夫到底不肯放過向那極深去處隱隱躍動泥蟠天飛之介於此而决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利宜也通也利見之見是通順意故曰同相求曰從
其類聖人在上萬物自然親附不係有心要結只恐
不是龍虎若是龍虎風雲未有不從者聖人之於民
亦類也以人從人萬物雖欲不覩不得
崔景曰動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愚按天
有陰陽地有剛柔動物受陽之氣多為鳥故排空而

飛受陰之氣多為獸故蹠實而走植物受剛之質多為木故上聳而喬受柔之質多為草故下披而夭陽與剛一氣故鳥木栖而羽之勁也如木之葉陰與柔一氣故獸草伏而毛之茸也如草之末而其命皆係之於首動物噓吸於天之氣從口而入其死也首必先傾植物滋漬於地之和由根而升其死也根必先撥親上親下生性存也聖人作萬物覩以其生之命寄之於聖人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在卦之外故无位陰為民下五爻皆陽故无民五陽在下皆賢而上不能下之故无輔

處亢莫善於靜動而有悔不動則无悔矣

錢氏像抄曰居高貴而无位差易辨纔見有恩澤自已出即有民矣纔欲網羅賢人君子出其門下而為之用即有輔矣有是二者即有位矣後世龍德卒亡

於公孤保傅之位只是未易到這三无

此如勲戚世臣不與政事而兢兢儆畏自保之意更切秉鈞柄政者能以此心持盈便是有悔而无悔便是亢而不亢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亦只如此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節全言人事後節全言氣化

上升而雨天下者龍也潛而在下龍自潛也

舍止也可以止而止德施已普矣天下已文明矣止

於此者時也

事即業也古人刻木為𦘕以記所為之事謂之業人

有所職事業則晝食夜眠無非此事

自試不是姑試姑試則嘗之而已進不進在我故試

之亦不是試之於進不進只淵默中躍躍隱動處審

量

龍之雲雨自上而施故能溥汜六合無不周徧河之潤泉之滋以此及彼而已非上也

窮之災非人所為遭遇如此窮而通之災乃不生

用九無首歸之乾元則有首矣不是无首只不見其首而已能有能無所以為龍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管氏曰陽氣潛藏是聖人藏用之學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此真潛也羣龍體潛而用顯潛龍體潛而用潛故不用不為潛病

淵潛而天飛者龍也不潛則不能飛靜專而動直者陽也不靜則不可動

天下文明與平章昭明事業等德施之普立行來和見龍事也

乾乾學之脉也黙黙與天道同流故時無止學亦無

止

前乾終後乾繼至此超凡入聖易俟而王矣進德脩業所以善其業也

君以位為位故曰天位聖人以德為位故曰天德時已亢矣却以平常時事處之是違時也極而付之以極亢之妙用出焉乾惕者與時偕行之道悔者與時偕極之道也故曰聖之時

則法也有定式而不可踰之謂如周官八則之則文

言兩以乾元冠用九之上是用九乃乾元所用之則天也非人也天然之度如此恰好人人可以見之若有意求見反不見矣

一陽見天之心至六陽全心發為用條理森然具矣見心亦只於則上見如曰心是心則是則請言天之心是如何形象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王輔嗣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有始則無不亨者矣始而亨乾之情也利貞故性其情生理結裹完滿見性生意包含不斷見情歸情於性復元之始亨與利貞即元即性

錢氏像抄云亨已是美又言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雖是種美必開得花結得果方成其美人不到性其情只是不果之花

程子云不言所利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愚謂水消木落之後化工全收於内無可指言正所謂斂却神功寂若無也

乾道運於元漠之表渾然無跡那見得是剛健中正那見得是純粹精亦只於四德流行處想像其具有衆妙一言不能揄揚故累言之耳重贊其大猶云大

哉乾元乾之有元譬火之熱誰能分其孰爲火孰爲熱也

統則一乾分則有六六爻乾之動也動謂之情故乾道至微得爻而闡發揮必徹不局一義非發揮則乾之情不顯非旁通則發揮之妙不盡

聖人之用在乘龍御天故直以雲行雨施名之至於天下平則無事矣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蘇氏易傳曰君子度可成而行未嘗無得也故其行也日有所見

干令升曰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愚謂羣龍之用皆有可見惟潛龍之用不可見或混跡於庸凡或寄神於物外蹤跡不可測意指不可窺非無可行也有可行而未成其行葢不用之用與木石同壇者不可並語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得多辨得明未必便能浹洽即要發舒出來爲他胸中窄狹容不住故須寛以居之勿忘勿助此段功夫越難仁行是精神貫徹到底無有間斷無有停壅純是天理用事此是學問究竟結實處

見則師天下飛則君天下學問原無兩塗故堯飛龍也以精一傳歴孔見龍也以擇執傳心其德同故表

之曰君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三與四並處兩乾之間重剛不中並是難處之時因時者用惕及時者用疑時也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

三是相天下地位上人與五同功而異位事主難事飛龍之主尤難難是匹權尤難是匹德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却在淵中躍動是聖人深心處欲躍不躍尚信自心不過亦惟信自心不過所以為聖人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徳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不顯亦臨不聞亦式先天也及爾出王及爾游衍後

天也然後天亦只先天所貫念頭如何萌動非但人不知鬼不知天亦不知第舉念即與天合原無彼此之别耳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或謂聖人不至於亢此義大非時已亢矣如何不至於亢必欲反上為五而後可是湯武可以不弔伐伊

周可以不營桐不東征也與時偕極亢時之義如此

亢而還之以亢故曰偕極亢須以亢法處之知進不

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此是一樣聖人的見

事理不得不如此顚不得退喪亡只管向前做去如

逢比箕微者是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是一

樣聖人如伊尹先營桐後復子而遂告歸之懷周公

先居東後破斧而有罪人之得各隨其亢時之所應

為者為之皆所謂與亢俱亢而不嫌於悔者要之亢

之時宜於用權者多權而本之於正非聖人不能

☷☷ 坤下坤上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牝馬之貞自為句不連上利字後得主句不連下利字

坤四德與乾同承天者元合无疆者亨乾爲主也利與牝馬之貞是兩義說見說卦玩卦辭後得主即利得朋喪朋即牝馬之貞是謂坤之四德不待别解其旨自明

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皆生於地非地能自生也天施之氣一至則生隨之矣故曰順承天如洞壑之中屋宇之下天氣不至即不生草木又如沍寒之時同是此地而不能生物此時陽氣全伏純是陰

氣在外用事無天施以先之故也

干令升曰行天莫若龍行地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一云乾為馬坤牝馬乾之配也

蘇氏易傳曰龍變化而自用馬馴服而用於人馬之牝順之至也愚謂行逺者必其伏於人者也若不伏於人而自用其力必有踶趹之患壓覆敗績是懼為其弗順也順故曲直方員皆中御頓蟻封而無不如意是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

坤臣道也妻道也臣後君妻後夫先則迷而失其道矣陰以陽為主後而順之乃得其常而利

程子曰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類愚按巽離兌皆陰類與坤並居西南故得朋乾坎艮震皆陽類居於東北故喪朋得朋所以代乾喪朋所以從乾喪朋明其無敢偶於乾也曰如此又何取於得朋坤若西南而不得朋則臣不臣婦不婦不成其為坤道矣

得朋是女貞喪朋是婦順

坤爲羣陰之首宜合羣陰以從陽羣陰而與陽亢坤之責也陰自爲羣而不及於陽以受陽之命令行之所以順也東北而有朋則陰入陽羣之内與陽偶尊非其分矣非其分則陽不能容陰亦不能安必喪朋而後有慶

乾之功業皆從健中來坤之功業皆從順中來健而至健順而至順天地之正性如此健中自有順何用

以順濟健順中自有健何用以健濟順

三言无疆形容坤之博厚諸卦惟益亦兩言无疆无疆益之義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西北高東南下禹貢尊川皆自西北而之東南以歸於海即入江入河皆入海而後竟故海謂之歸墟地勢之厚於此可見

物來我不能受或播蕩而外出或綿弱而内陷祇為

淺薄不能容載耳若處心以厚雖一念之微於人亦有所載此一念亦坤含宏之全體所發也厚自是土之本性毋蝕之使薄本性不虧而厚者自存

乾言其運坤言其積不息崇效天也厚載卑法地也故曰敦厚以崇禮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九家易曰馴猶順也言順隂之性而成堅氷

履霜堅氷是一副鐵冷心腸堅持要到極處與始凝
之意無二必馴致而至堅氷乃成臣道子道婦道
錢氏像抄云陽不舒千年有凍色時未來沒世無榮
意尹伯奇履霜中野幾有坤初之順只自沈便不是
堅氷之至
以雲雨明健乾之仁也以氷霜著順坤之義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
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屬行方屬止俱從動時見人生也直須直始行得去地之德方須方始立得定乃其行其止之得以自如處即大也二之動以順動順故大

楊敬仲曰直者直心而行若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方明不轉之義非直外又有方也直方而大非習之所能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何待於習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陽象章以陰居之象含章陽德處坤不得用其陽矣故含

有章美之德可含以守曰可貞或從王事非有求而為之也事至而不得不應事至而不得不應則含者不得不洩矣其中之有者多以一成之心應天下以一成之心應天下行之未必无迕而美者失其為美矣惟无成而後有終王介甫有章美而不能含一以

成心從王終貽宋室之禍正與此反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坤為囊故四象囊重隂閉結象囊之括二多譽四多咎免咎者必希譽无咎難無譽尤難

人只立於咎譽之兩塗不咎則譽未有能兩无者咎則人尤之譽則人嫉之括囊至於非之不得譽之不得韜潛縝密全無緘芒洩漏於外使人得而見之者慎之至也

孔氏正義曰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智也閉其智而不用功不顯物故无譽不與物忤故无咎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為文五居中裳下體之飾陰象

黄裳裳之黄也合言黄裳去裳則不見黄矣去順則不見中矣坤德主順而有中之文中從順内見不吐不茹只是順之發揮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在卦之外曰野侯果云坤十月之卦陰窮於亥窮陰薄陽故戰說卦云戰於乾是其時也

天氣窮於地則有陽迸陰伏之災交戰而相薄正氣窮於邪則有攻擊排擠之事交戰而兩傷

履於始必戰於終至於血之玄黄然後見堅氷之至使陽皆以遜避全身為是誰出而與陰鬬以存正氣於宇宙者長弘之化為碧與嵇紹之濺帝衣君子所以肝腦塗地而不辭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為大坤職代終不永貞不能終陽之事乾鑿度云

坤大䝉上發乃應言附于乾待乾氣之至而上應也

變乾則與乾同德秉義之和履貞之榦所以永歸於

正不言元亨坤職成也

乾用九則无首坤用六則永貞曰不可為首曰大終

乾坤循環不斷之脈原未嘗可分終始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至柔至靜正明坤元之至惟柔之至故動剛惟靜之至故德方剛於物之生機見乾氣至而應之不延以候方於物之成質見品類別而終古不變其形坤能為從不能為主必得主而後之靜專後之以翕動直後之以闢雖分先後原無層次嘘則俱嘘吸則俱吸只此一機之貫故曰有常至柔至靜故能含動剛德方故化光

喻氏易叅云冬至一陽出羣陰以漸而入勾萌甲坼皆陰入内以承之代乾以順其出機夏至一陽入羣陰以漸而出結褁歸根皆陰出外以承之代乾以順其入機此說最精陰陽之氣迭為内外而實無斷續之隙陰不能去陽而自為用無陽亦無陰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弑父與君不順之所積也一念之差至於身為弑逆犯天下之大惡而不諱忠之能不凛凛孝弟而不至犯上作亂便是辯之於早

順即馴致之義一念順積而百念皆順霜之為氷只是始凝不散耳若見晛而消百鍊可化何以得堅氷之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如繩方如矩敬主一故無回邪繩在我也義主裁故有檢式矩在我也内直外方理無偏至故不孤而大語云足忘行而後能行疑其所行未忘行也不疑故不習而无不利

敬以直内渾是一團天理全無私心罣礙致有横邪倚着之處自然瑩徹通朗隨物之來予之節制左右逢原觸處皆合是謂方外乃合内合外之道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弗敢非但弗敢于分乃弗敢於道地道君道臣道此道本是踰不得的

成是胸中原有一見成之物在祇覺其美故遇事便要搶先急於發洩不復顧得分義何若地道只是隨天原無一物見在者俟其氣至因而代之有終妻道臣道須會此意自得

郭青螺先生曰坤作成物此何云无成有終坤雖无

成而代有終是无成而成成畢竟歸之無成又曰董子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勤勞一歸於天之命故曰地道女憲云婦如影響焉不可爽天不可逃夫不可離稱夫曰所天故曰妻道抱朴子云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深扫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功多不望賞勞瘁不敢怨故曰地道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初言順四言謹亂世自有此二種人品各行其志

括囊見君子之幾先履霜見君子之節概括囊是深

根固蔕之情履霜是歲寒後彫之節舉動皆關世道

總之各成一是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

事業美之至也

通達也程子曰文中而達於理不顯其文渾然在中

而表裏洞徹内外如一雖中存無跡而條理必具故曰通理

黄乃純色與雜組間色者異槩言之是黄其中經緯錯綜之妙燦然自不可掩所謂闇然日章者也坤體順宅坤之體以為體四支由此而暢事業由此而發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謂美之極致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荀慈明曰天陽始于東北故色元地陰始於西南故色黄

曰疑曰嫌是覰破他无陽心事曰未離其類是點出他黨類之品陰陽只在嫌疑間便要認真做出是輪力士[illegible]勢不俱生的事非如皮膚上掠過便了戰不得不戰傷不得不傷如荆佽飛入水斬蛟相似一片血心成敗死生蚤已付之度外矣

易義古象通卷一